

# 透過「置身所在」，進行「夢」的現象詮釋

熊 曠
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助理教授

## 【摘要】

Freud 認為，夢是「通往潛意識的捷徑」；而完形治療法的創始者 Perls 則將夢視為「通往自我整合的途徑」。透過夢工作，不僅可以產生自我療癒，還可以開發潛能。本文以「置身所在」的立場，從一個 dreamer 的角色轉化為 dream worker，不僅敘說作者的三個夢，也從主觀的，直觀的與客觀的論點嘗試解讀夢與詮釋夢。作者並歸納四項結論為：（一）透過夢，可以和潛意識接觸，也可以和靈性對話。（二）從夢中得到的啟發，應表現在生活中與行動中。（三）利用夢，可以開發潛能、發明及創造。（四）透過意識與潛意識的整合，致力於中心點（統合我）的達成。

關鍵詞：置身所在、夢工作、夢的詮釋

## 一、引言

夢和人的生命息息相關。一般人從出生到死亡，只要在睡眠狀態，就有可能入夢。雖然它並不佔領全部的睡眠時間，但在所謂的 REM 期（rapid eye movement），即夢表現最為活躍的階段（賴其萬、符傳孝，1972）。此時若喚醒夢者，他大約可以清楚說出夢的內容。

對 Freud 而言，夢是通往潛意識的捷徑。在 Freud 之前，沒有人知道潛意識的存在，而現在我們卻可以每天用最直接的方法--做夢，進入潛意識，接觸潛意識的奧秘，豈不妙哉？

「浮生若夢」，文學家慣常用夢來比喻虛幻的、不真切的人生。但 Jung 卻認為夢中所浮現的一切「心象」（vision, image），都是「心靈寫真」（psychic reality）。也有人用夢來比喻不太可能實現的期待。然而 Freud 卻首度在他 1900 年出版的鉅作「夢的解析」一書中提到，夢是願望的達成（賴其萬、符傳孝譯，1972）。

完形治療的掌門人 Perls（1973）認為「夢」是「存在」的訊息。夢中每一個部分都是「自我」的投射。完形學者如 Latner（2000）亦提到，棲息於夢中的原始智能充滿了創造力，它所表現的能量比清醒狀態還來的更豐富。

夢是潛意識的活動，它所依據的是原發性的思考法則--不受時空的限制；不受理性或道德的支配；常以凝縮（condensation）、轉移（displacement）及象徵的作用來進行。

未開化的人種與孩童較富於原發性的思考或原始智能。因此比理性的現代人更能以直覺的能力接觸到豐富的意象（image）。在「意識」掛帥的文明世界中，人類也許失去更多而不自知。好在我們的「夢」為我們保住了一些原始的珍貴資產。

Jung 以畢生之力進行潛意識的研究。他發現夢的材料來源，不僅來自個人的經驗，還有集體潛意識，即千秋萬世的種族遺傳，其內容物則稱為「原型」（archetype）（黎惟東譯，1989）。

Jung 認為，要進行一場完整的心靈（psyche）之旅，必須致力於「個己化」（individuation）的追求，即意識與潛意識和諧而統整的發展（修慧蘭等譯，2009；莊耀嘉譯，1981）。因此夢這片原始的、豐饒的、神祕的境地便不得不努力開發了。

## 二、「置身所在」的夢工作

Freud 和 Jung 窮畢生之力，專注於潛意識的研究，苦心孤詣，鞠躬盡瘁。二人對人類之貢獻，難以量計，令人無限感佩。他們彷彿具有穿透靈魂及洞察潛意識的功力。但天下能有幾人有此火候？也正如此，進行夢分析這種精神動力的治療取向，近年來已非主流。令人有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」之感慨。雖 Freud 和 Jung 在關於「夢」的治學與治療方面均無以倫比。然當代從事夢

工作的行業仍蓬勃發展，不論用於治療或創作。這些工作者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理論與典範。例如榮格學派的 Kaplan-Williams 建立了第一所夢工作的機構，稱之為 Jungian-Senoi Institute。他所產出的 dream cards（1991），從中很能產生夢境的聯想，應用於夢工作亦頗具療效。完形取向的夢工作由 Perls 所發展。Greenwold（1976）形容案主在夢工作中，把夢變成現在式，透過案主的實境體驗，彷彿形成案主自編自演的「夢之秀」。在此舞臺中，完形治療所強調的「形」與「景」（figure & ground），如主角與配角般的互動與轉換，充滿了豐富的自發性與獨創的能量。Perls（1973）強調案主在體驗中的自我覺察，他不主張對案主的夢進行詮釋。其實，Jung 亦如是說。Jung（1933）覺得夢之分析必須靠治療師與案主雙方共同的研究與深思。要了解夢的前因後果，得依賴案主本身自由聯想（黃奇銘譯，1971）。完形取向的 Latner（2000）亦認為，「詮釋」這種安排，可能會提高治療者的權威與當事人的服從心態，讓當事人產生內射作用，而無法自我覺察。

除了完形取向的夢工作，在心理劇中進行夢的演出亦十分普遍。而歐曼（Ullman）以團體投射的方式幫助案主進行夢的澄清與統整，讓案主找到夢對他真正的意義（汪淑媛譯，2005）。這是一種獨樹一格的讀夢方式，亦頗值得推廣。

基於對夢的興趣，我參加過許多完形取向的夢工作坊、心理劇夢工作坊，以及歐曼讀夢工作坊。但基於我主要的專業背景，我

在輔導實務工作有關夢的應用，則是完形取向的。

除了 dream worker 的角色，以一個日常的 dreamer 而言，老實說，我的經驗反而並不特別。我慣常將疲累了一天的身心，解放於不設防的睡眠中。此時的心靈彷彿駛向了一段無邊際的旅行。有時徜徉在這種溫柔舒適的感覺中，甚至不願清醒。有時將醒而未醒，夢還在前意識地帶餘波盪漾。但一張開眼睛，我便立刻走出這一道神祕的大門，不再回顧。面對每天的現實生活，我覺察到「意識」在我生命中竟是這樣的支配！然後夢中的底片就被扔在潛意識的暗房中，從此未再顯影。

不過最近我做了幾場奇異的夢，竟異樣的清晰。我的潛意識似乎想要傳達一些重要的訊息給我吧！這是我想藉本篇研究一探究竟的主要動機。

李維倫（2004）提出以「置身所在」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及方法論。同時是一個做夢者、孵夢者、說夢者與解夢者的我來說，我既是 be situated in，且 get involved。而我詮釋夢的方式有主觀的部份、直觀的部份，也自有客觀的理論依據。而這場夢工作的取向將是多元而整合的，並不特別定位在某一個派典上。也可以說，我把自己放在一個夢工作的光譜上，這一端是完全 self-directed，而另一端則是 theory-directed。我是 dreamer，也是 dream worker，兼具本體論與知識論，我將在此光譜的兩極之間，自在游移著。

## 三、從 dreamer 到 dream worker

### （一）第一個夢的敘說

在向晚的路上，我牽著一個大約三、四歲的小女孩去我乾媽家。明明在記憶中應是熟門熟路的地方，但我始終找不到它。半途中遇見一位同事，我順便問他「有一個高大的耶穌雕像在哪裡？」（因為那是我乾媽家的地標），他說：「是不是一個 T 形的耶穌雕像？」（他順手指示了一個不遠的方向）。走了一段路，天已經全黑了，我終於看到不遠的石階上頭有一個肩膀寬闊，穿著長袍的耶穌像，而且造型真的很像一個 T 字。我便放下小女孩的手，三步併兩步趨上前去。我來到石階上巨大的耶穌雕像跟前，卻發現周遭的房舍十分陌生，我依舊找不到乾媽的住處。這時我聽到約一百公尺以外小女孩聲嘶力竭的哭喊聲「阿姨——阿姨——」，我大聲回應著「欣欣——欣欣——」（我女兒的名字）。可是我 reach 不到聲音的來源。因為腳跟下是亂石嶙峋的下坡路，我膝蓋發抖著，心也快要跳出來，這時我被嚇醒了，夢也因此而中斷。

夢醒時，我帶著驚嚇的心，第一件事便是到我女兒的房間，看見正好端端熟睡的女兒，我便緊緊抱著她，不住的親她的面頰。

然而我再也無法入睡了！我坐在書桌前，心情卻難以平靜下來。夢境中所有聽覺和視覺的記憶都如此清晰！我的感受也如此強烈！彷彿經歷了一場真實無比的遭遇。我不禁揣忖著夢中的小女孩究竟怎麼了？如果她碰見壞人怎麼辦？如果我還在

夢中，我們會不會彼此尋覓，然後永遠找不到對方？這樣的意象讓我覺得十分恐怖。接著我開始不斷自責，為什麼要放掉小女孩的手呢？帶著無比的悔恨，我不禁哭泣著，覺得自己好像是可惡至極的迫害者，而這場夢彷彿比我之前所經歷的惡夢都來的可怕。在一般惡夢中，我多半扮演受害者的角色。回到意識中，我較能承擔受害者的痛苦，總覺得人只要堅持下去，就能面對問題。然而在這個夢境裡，我變成一個迫害者，雖然出於無心，但我造成的憾恨，可能終身都無法彌補。

## （二）第一個夢的解讀

Freud (1900) 曾將夢的來源做了一番系統化的整理(賴其萬、符傳孝譯, 1972)。這些發現對我之後的分析頗有助益：

1. 一種最近發生而且在精神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，直接表現於夢中。
2. 幾個最近發生而且具有意義的事實，於夢中凝合成一個整體。
3. 一個或數個最近發生的事件，在夢中以無足輕重的印象來表現。
4. 一個對做夢者本身甚具意義的經驗(經過回憶及一連串的思潮)，而經常在夢中以另一最近發生但無甚關係的印象作為夢的內容。

以下我想就夢中幾個最重要的意象來加以討論：

1. 我乾媽家代表什麼？為什麼在夢中找不到我乾媽家？  
(1) 在家中的排行，我是夾在耀眼的長女

與尊貴的長子之間的次女。雖然我父母對子女的愛無分軒輊。但我幼小的心靈總是恐懼會得不到足夠的愛。幸好我自小就認了乾媽，那時她未婚，常把我帶回她的住處照顧，讓我享受獨生女的待遇。所以我乾媽是我小時依附的對象，我把她當另一個媽媽，可是我乾媽在我六、七歲時結婚了，且生了兩個小孩。我相信這造成我小時候強烈的失落感。找不到我乾媽家，應該是失落感的反映吧！Orklander (1978) 亦提到，一些夢會停留在「未完成」的階段，而且會重複出現。

- (2) 找不到我乾媽家，反應了我「空無」的焦慮。沙特在其哲學論著「存在與空無」中，所要表現的概念即「意識」是「空無」的。沙特以「自覺存在」(Being-for-itself) 表示心靈或意識，以「自體存在」(Being-in-itself) 表示物。自覺存在的特性是自由，可以不斷超越，但永呈空乏之相，永不得自足安定，相反的，「自體存在」永呈安定之相，然而沒有自由。欲望一詞，在沙特看來，是意識與外在對象連結的方式。沒有欲望，就是意識的滅絕(劉崎, 1967)。意識愈高深，努力愈多，空無感也愈強(鄔昆如, 1981)。生命是不斷的追求，可是也永遠無法滿足，一個找不到的地方，即代表「空無」的象徵。  
(3) 為什麼是找我乾媽家呢？我乾媽曾是

我理想的客體，也是小時認同的對象。然而她在十多年前得了老年癡呆症，後來又摔了一跤，竟變成植物人，一動也不動躺在床上很多年了。但我想她腦中的精神活動應該仍在繼續運作，且充滿了許多殘留的記憶吧！我的潛意識一定很想在這個部分與我乾媽有所連結。

- (4) 在夢境中我乾媽家有個重要的地標，即耶穌雕像。除了我乾媽是基督徒以外，耶穌代表一個重要的原型，代表我對某種核心價值或終極目標的追求。因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的意象，是崇高之愛的表徵。然而我不久前曾經過路邊一家「神像批發公司」，讓我對「神像」開始產生了極大的困惑。神像竟可被批發？何其商品化？廉價化？神像如何引渡為神？然後端坐於廟堂，香火鼎盛，供千萬人膜拜；神像如何引渡為神？然後遶境於千里，眾人立於道旁，恭迎敬拜？誰刻的神像是神？來自虔誠的手？或批發製造？神像是神？非神？人如何造神？

經歷過一連串神像的困惑，因此夢境中的耶穌雕像便無法引渡我到一個我要去的地方吧！

## 2. 亂石嶙峋的下坡路代表什麼？

人生走到這一步，我將面對的是退休和健康的問題。毫無疑問，那叫做「下坡路」，而且此路絕不會好走。這個隱喻不僅確切，且對我而言，是個極重要的提醒，我將更謹

慎面對我的「下坡路」才好。

3. 這個夢真正的重點—小女孩，她到底是誰？而我為什麼會放手？

小女孩的意象讓我直接想到我最近的個案，而且也牽涉到何時結案的問題。

我所服務的輔導中心接案量十分龐大。為了能盡量服務到每個案主，因此訂下輔導六次的原則。有時這個制度跟案主的實際需求會有很大的落差。例如我有個個案發生人際方面的嚴重問題，而且有很長的病史。據她母親說，她在小學的班級裡受盡了老師的奚落、同學的排擠。幸虧她父母十分包容，且她國中老師對她亦十分接納，她才可以走過那一段辛苦的歲月。然而考進大學後，她成為某一群同學眼中的怪咖。她個性善良而退縮，因此和同儕越來越疏離。我是她在學校可以依附的對象，且是少數可以和學校連結的象徵。這樣的案主，在吃緊的制度下，我仍然陪伴了她一年多。最後不得不忍痛結案。但她在失去跟我的連結之後，似乎對學校的抗拒越來越大，好像過去被壓抑在潛意識的痛苦又都甦醒了，於是在不久之後她辦了休學。我聽到這消息後，覺得有些內疚，似乎我太早放手了，對她的幫助似有未盡事宜。

我的另一個個案則是個相當貼心的女孩。她很小的時候，父母就離異了。她孤獨的長大。比別人更早熟懂事其實是她生存的方式。父母後來又各自嫁娶，卻又相互攻擊對方。孩子被夾在中間，有如雙方火拼的戰場。孩子具有良好的本質，我想幫助她在不受父母親影響的狀況下，能好好發展自己。

其他能改變的則十分有限。原擬學期末予以結案，結果最近一次的晤談中，案主告訴我，她心臟出了問題。醫生甚至告誡她會有隨時休克的危險。我驚叫道：「你長期承受父母的壓力，你的心臟已快承受不起了！如今，也許是它在向父母發出 S.O.S. — 你們快回來照顧我，補償我吧！」

但我的案主有氣無力說道：「他們只輕描淡寫要我趕快去看病。然後就沒了！現在已過了一段時間，我想他們大概已經忘記我生病的事。」

我心中湧起一種辛酸的感覺。我們的諮商在做什麼？一個禮拜見一次，談一小時，場面構成很清楚，關係界限很清楚。但當案主在孤單、害怕、徬徨、無助的現實困境時，又有誰在她身旁？像這樣的案主，她的支持系統真的很貧乏，很貧乏。我不禁說道：「把我當成你的朋友吧！雖然我不能取代你的父母，但多一個朋友總是好的。當你需要我，你可以打一個電話給我，只要我有空，我願意陪伴你。」

當下我雖超過了諮商關係的界限，但我卻以真誠的心找到 person to person 的關係。此時的自己和案主的心是如此的靠近！

夢中小女孩大概是案主對我的呼喚吧！可是我為什麼會不經意放手呢？難道我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個案的需求之前嗎？有時，自己內在微妙的聲音，是很難覺察的。如果我以耶穌的愛作為助人的表率，那麼這個夢的啟示，便是我日後面對案主最重要的提醒了！

### （三）第二個夢的敘說

我和老公正駕著汽車在繁華似錦的鄉間小道中穿梭。那一望無際的花海十分燦爛，我們如同進入梵谷的畫中。這些道路中座落著一些寬敞的房舍，但都沒有門戶，汽車可以長驅直入，甚為有趣。當我們穿進一個過去的鄰居家時，那鄰居還笑臉相迎。但正要穿越客廳，進入後院時，一隻大黃狗炯炯有神望著我們，我們遂恭敬有禮的停了下來。

### （四）第三個夢的敘說

我又來到我乾媽家。返回的路上卻發現遺忘了一把我心愛的雨傘。這把傘的傘面彩繪著梵谷的鳶尾花（我確有一把這樣的雨傘）。於是我便折返，想拿回我的雨傘。不意折返的路上竟到了美國。在燦藍的晴空下，矗立著各式各樣的摩天大樓，新潮且前衛。我感覺好像來到未來的世界。然後我和我老公進入到一個長長的隧道。隧道中有許多洞穴。但整個隧道卻是金光燦亮的。我的目的地是洞穴裡的圖書館。這時旁邊有個鐘，指著五點差五分。我先生說就快下班了，他先幫我進去找圖書管理員，否則再過五分鐘就拿不到傘了。不久我先生和一個高大的美國人共乘著一種輕捷的便車來到我面前。那車型介於汽車和摩托車之間，且沒有引擎的叫聲。美國人說他是 librarian，手中拿著一本印著日文及日本圖騰的精美小書。他親切問我那書是不是我所遺失的？我說我遺失了一把鳶尾花的傘，還有一本印著

鳶尾花圖案的書，書名是 Art therapy。但我說成 Art mathematics，發現自己說錯了，又改口為 Art manufacture，還是錯的，夢遂又中斷。

## （五）第二、三個夢的解讀

這兩個夢是在前後兩天相繼完成的，而且彼此有密切的關係，所以將在此一併討論。透過這兩個夢，我覺得自己接觸到靈性的生命，並感受到它的奇妙。

Jung 認為因為科學發達，人類逐漸失去了和大自然的連結（黎惟東，1989）。自然界中花精、樹精、山神、河神...已偷偷溜走，惟一剩下的是一名叫「理性」的神。它帶領著人類「征服自然」，百般和自然對立，結果必然造成自然的反撲。

這兩個夢均和梵谷的畫有關，也許是因為最近史博館正在熱烈展出梵谷的畫作。從梵谷的畫作中，感受他是可以和大自然聲氣相通的精靈。而且他對大自然的事物表達了最深切的熱情。我在夢中亦看到一個人、事、物之間沒有防衛藩籬的世界，卻充滿了各種交流的管道，如鄉間小路、洞開的門戶、燦亮的洞穴。夢裡所遇到的人均是親切主動的（如鄰居和 librarian）。動物的地位不會低於人，所以我們才會對牠（黃狗）充分禮讓。這裡有自然的鄉野，也有先進的都會，人文和科技可以兼容並蓄。我說的兩個字 art mathematics，彷彿把兩個不同領域的概念整合在一起。而 art manufacture 似乎也表示著，所有的製造業，可以是高科技產品，可以是 handicraft，但都必須經過藝術

化的製造過程，如輕便無聲的小車，相信它一定也是節能減碳的產品。

整個夢境像是我靈性的生命。如果說，每個人都具有靈性的與永生的生命，那麼今生今世的苦難又算什麼？充其量只是修行過程中的試煉。我那遺失的鳶尾花傘可能代表我逐漸消逝的青春與健康，可能代表現實生活我想逃避的諸多無奈與壓力。這個夢的出現，讓我接觸到靈性生命的美好，而且找回了人對自然的認同。

在我人生的黃昏，潛意識透過此夢，適時送給我一份最好的禮物。擁有靈性的生命，從此我看世情的眼光將不再狹隘。例如說，在現實世界中，個人環境不盡相同，命運也大不同。有人住豪宅，有人當街友，只要看開，只要自在，便能安之如飴，舉重若輕。例如我在夢中看到的隧道。照理說隧道應是陰森黑暗的，但在靈性世界裡，它卻金光燦亮，真是「相隨心轉」。鳶尾花對我而言，亦是美好的象徵。它不僅在我的傘面，優雅地綻放；也在我的書上，浪漫地燦開。彷彿春城無處不飛花，生命處處有幽香。

## 四、結語

以上三個夢是我生命中奇妙的恩典。我發現透過「置身所在」的夢工作，除了可以自我療癒，還可以開發潛能。以下是我四點重要的結論：

### （一）透過夢，可以和潛意識接觸，也可以和靈性對話

正如同 Freud（1900）所言，潛意識在

夢中，形成一套完整的邏輯程序（賴其萬、符傳孝，1972）。從一個 dreamer 到 dream worker，我關在潛意識暗房裡的底片總算沖洗出來了，並用它每一個「顯影」的像片完成了有組織、有脈絡的故事，進而編織進我生命的歷程。

透過夢，我不僅和潛意識對話，也和靈性對話。帶著靈性的領悟力，我今後看這個世界的眼光將有所不同。

## （二）從夢中得到的啟發，應表現在生活中與行動中

Johnson（1986）提到夢工作的四個步驟依次為夢的聯想、內在動力、夢的詮釋與相關儀式。而儀式即是和夢的象徵有關的行動。Hill 在其認知-經驗夢模式中，提醒夢工作須經由探索、洞察與行動的階段才算完成（田秀蘭，林美珠譯，2005）。因此把夢的領悟轉化至生活經驗的統整及應用，才有真正的意義。

## （三）利用夢，可以開發潛能、發明及創造

夢所傳達的訊息充滿了生命力與創造力。所以它不只用於自我療癒，在潛能開發與發明創作方面都可充分表現。

利用夢中所產生的靈感是創作發明最好的泉源。例如德國化學家 F.A.Kekule，因無法解決「苯」分子結構而憔悴傷神。結果在夢中看到原子一個個像蛇般繞圈子，因而悟出「苯」的環狀結構（賴其萬、符傳孝，1972）。

在畫作方面，超現實主義達利所繪「記憶的殘痕」、「內亂的預感」，及夏卡爾的「時間是沒有堤防的河流」等等，均來自夢境的「意象」。

在文學作品方面，我想到張愛玲的小說「封鎖」。文中呂宗楨與吳翠遠在「封鎖」的電車裡，彷彿和時空有一段暫時的抽離，如同夢境一般。平常道貌岸然的兩人，此時有了奇妙的互動，彼此撩撥、情挑，談了一場小小的戀愛，釋放出平日壓抑的種種慾念。直到封鎖結束，電車鈴鈴鈴開始啟動，大家重新歸位。「封鎖期間的一切，等於沒有發生。整個的上海打了一個盹，做了個不近情理的夢。」（張愛玲，1968）

在影片方面，我想到黑澤明的「夢」，此片計有八個夢，「太陽雨」、「桃園」... 等等，從頭到尾，如夢如幻，觀眾像置身夢境。

夢中表達創意的方式或許是混亂不堪的。如你用理性來批判，那就可能扼殺了靈感的泉源。需容忍創造的曖昧，才能釋放創造的能量。

## （四）透過意識與潛意識的整合，致力於中心點（統合我）的達成

Jung 透過意識與潛意識的整合，達到中心，完成「個己化」。這個中心點，即「統合我」（Self）。這樣的論述，與曼陀羅（mandala）的圖像不謀而合。Mandala 之說，乃藉相反的兩種力量（如陰、陽），相輔相成，產生制衡作用，最終會使事物回歸到一個中心點，一個止於至善的點，一個寧



靜而永恆的狀態。

金樹人(2009)曾用「陀螺」的轉動，作為面對壓力之隱喻。「陀螺與地面接觸，有一個軸心，其端點與地面接觸的面積如果愈小，轉動愈久」。

「陀螺」不就像一個立體的、動態的「曼陀羅」嗎？找到那個中心點，就能找到平衡與穩定的力量，同時也找到和環境互動時最美最美的舞姿了！

## 參考文獻

- 田秀蘭、林美珠譯(2005)。**夢工作：探索、洞察及行動的催化**。臺北：學富文化。
- 李維倫(2004)。以置身所在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其相關之方法論。**應用心理學研究**，22，157-200。
- 汪淑媛譯(2005)。**讀夢團體原理與實務技巧**。臺北：心理。
- 金樹人(2009)。重心。**張老師月刊**9月號。
- 修慧蘭等譯(2009)。**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**(第八版)。臺北：雙葉。
- 張愛玲(1968)。封鎖。載於「**張愛玲小說集**」。臺北：皇冠。
- 黎惟東譯(1989)。**自我的探索**。臺北：桂冠。
- 黃奇銘譯(1971)。**尋求靈魂的現代人**。臺北：志文。
- 莊耀嘉譯(1981)。**健康的性格**。臺北：桂冠。
- 鄔昆如(1981)。**存在主義論文集**。臺北：黎明文化。
- 劉崎(1967)。沙特。載自陳鼓應編「**存在**

- 主義**」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賴其萬、符傳孝譯(1972)。**夢的解析**。臺北：志文。
- Greenwold, J. A. (1976). The ground rules in Gestalt therapy. In *The handbook of Gestalt therapy*. New York: Jaron Aronson.
- Johnson, R. A. (1986). *Inner work*. New York: Harper & Row
- Kaplan-William, S. (1991). *Dream card*. New York: Simon & Schuster.
- Orklander, V. (1978). *Windows to our children*. New York: Real People Press.
- Perls, F. (1973). *The Gestalt approach & eye witness to therapy*. Illinois: Aquarian productions